

战地记者讲故事

开栏的话

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战地记者讲故事”栏目。

战地记者被誉为“战场的眼睛”。在波澜壮阔的征战岁月,一代代战地记者与官兵一起战斗在一线,留下了一大批耳熟能详、感人至深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忠实记录了战斗之艰险、牺牲之伟大、英雄之崇高、胜利之辉煌,不断激起人们强烈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今天,在强军兴军的不同岗位上,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强军故事竞相涌现。这些故事可能是大潮

奔涌中的一朵浪花,也可能是恢弘交响里的一个音符,但它们都彰显着广大官兵的精神风采,汇聚于人民军队奋勇向前的坚定步伐。对于新时代的战地记者来说,讲好这些故事,是时代馈赠,也是责任担当。

好故事是冒着热气的,也是能钻进人内心的。讲好故事是一门考验真诚的艺术。我们真诚期待这个栏目就像一扇窗口,能让读者跟随战地记者的笔触,感受到具有独特魅力的不同风景。

——编者

炮长晓东

朱柏妍



插图:李晓林

也会颠簸翻动。

人,在那里就更渺小了吧。

这吹拂了千百年的风,雕刻着这片土地,也雕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它将最为独特的印迹,深深刻进人的生命轨迹。

车窗外,阳光的角度开始变斜,仿佛朱日和的太阳也轻轻偏过了脑袋,想透过这一小扇覆着浅淡黄沙的玻璃,再仔细看看车内这位老兵。阳光那么灵巧,把车里的浮尘都挨个点亮了。这会儿,我与晓东已经熟悉起来,话自然就多了。晓东从前排回过头看向我,说,我还有几个月就退伍了。说完,他扭过头,我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但能感受到他语气里有一种不舍。我也顺着他的视线向前看,前方仿佛只有永远望不到头的沙土和永远也猜不到接下来会怎么变化的天空。

似乎是为了冲淡空气里淡淡的伤感,我用开心的语气说:“很好啊,可以回家了!”

晓东没有回头,他笑了一下,至少语气上听起来是笑了的:“当兵这么多年了,这里也是我的家了。”

说完,他微微偏过头,瞄了一眼旁边的驾驶员,大概和那位同样属于朱日和的战士交换了什么只有他们才能读懂的眼神。只见那位驾驶员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两人都没有说话。

那天,夕阳下沉得很慢,天边晕开了一大片暗红,颜色很像这里官兵独有的“朱日和脸”。

回到营区下车后,一个年轻的军士追上来。简单的交流后,晓东把口袋里那叠纸交给了他。两双被风吹得皴裂的手同时捏上那叠白纸时,仿佛完成了一场神圣而郑重的交接仪式。



记者心语
冬去春来,那些在战场上的人,时刻做好了准备。

晓东全名叫赵晓东,是“蓝军旅”的一位二级上士,入伍十多年了。在通讯录里存下他名字的时候,列表里已经有三个人和他同名。

他个子高高的,黑红的脸膛,干燥得有些脱皮。战友告诉我,朱日和的风像刀割一样,这里谁都有一张“朱日和脸”。

晓东是一名炮长,采访时,他正指挥着炮车在训练场上演练,发出的指令简洁准确。瞄准手、装填手……每个人就像音乐会中的鼓手、小提琴手那样服从炮长的指令,演绎一场光与火的交响。

演练结束,站在镜头前接受采访,刚刚还自信从容的晓东,这会儿说起话来,倒显得有些磕磕巴巴。

他的手中拿着一叠折得很整齐的A4纸。说话的时候,那叠纸被风吹得一直翻个不停,风声大得盖过了纸张被吹响的声音,也差点盖过了他的

话。他的指尖大概是很用力,紧紧地攥着,把纸上满满的工整字迹攥得有些模糊了。

我拿过那叠纸,却看不懂其中的内容。晓东说,这是他前一天晚上写的,上面全是炮长指挥时的指令和应急处突流程。“这不是要走了嘛,想着在没走之前,让新人先练起来,不能断档。”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为自己付出过青春和汗水的岗位感到骄傲,但以一名炮长的身份战斗于此,这大概率是最后一次了。

回程时,我们乘坐同一辆猛士车,我们谈到了大漠,谈到了落日。

后来当回到城市,我才意识到,当时那一路景物为什么会让我突然有一种震撼感。因为在朱日和,在无尽头的大漠面前,即便厚重的“机械”原来也是渺小的,甚至就像波光湖面上的一片树叶,驶着驶着,哪怕没有风,



英雄赞(油画)

陈其作

长征

第五六四〇期



手持双枪的背影

高洪波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的大家庭里有个秘密,不大不小的秘密。是什么呢?这得从我的岳父岳母说起。

我的岳父岳母是一对八路军老战士。岳父的一位同学是他的老战友,岳母却管他叫姑父。姑父的老伴儿自然就是岳母的姑姑,所以我们都管岳母的姑姑叫姑姥姥。当年,岳母是姑姥姥领着参加革命的。

按理说,岳父和岳母一旦结婚,在姑姥姥面前的辈分自然就降低吧。可是不,岳父按照自己的习惯直接称呼岳母的姑父,也就是我们姑姥爷的大名,而对他的夫人,就是岳母的姑姑,也直呼其名。他们应该是同辈,何况岳父和我们的姑姥爷还是红军大学二期的同班同学,这桩婚姻其实是姑姥爷介绍的。这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小秘密,俗称“各论各”。

我们是晚辈,自然以岳母的称呼为主,所以我们都尊称她的姑姑,也是她革命的引路人,叫姑姥姥。这个姑姥姥很有意思,因为她参加过雷神庙战斗。雷神庙战斗是发生在1938年2月间的一场著名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日日军的第一枪。在那场战斗中,姑姥姥手持双枪,和她的战友们一起在日本鬼子的包围圈中守着雷

神庙,从午后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这场战斗中,他们的领导理琪壮烈牺牲了,另一个领导林一山被打断了手腕。

曾经有一次家庭聚会中,我和妻子见到了姑姥姥和林一山。他们这些八路军老战士经历了革命的风风雨雨,这次重逢格外开心。大家说着笑着,谈起了雷神庙战斗。林一山对我们说:“你们的姑姥姥可是当时手持双枪战斗的女英雄啊!”姑姥姥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但是毅然投身了抗日战争,而且居然成了雷神庙战斗的女英雄,这让我非常佩服。“雷神庙战斗”这几个字就从那时起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多年以后,我在国防大学上学期间,和同学们一起到原广州军区所在部队调研。在柳州的一次军史展上,我意外地了解到雷神庙战斗之后发生的事。那支部队并没有被淹没在历史中,而是几经辗转发展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四纵,打过无数大仗,硬仗,后来驻防在柳州。此前,我可没有把这些战史和这支英雄的部队连在一起。

后来我又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雷神庙战斗极其惊险激烈。它发生的时候是1938年2月间,天寒地冻,而且日本鬼子刚刚占领了当时的牟平县城。没过几天,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理琪的带领下袭击了这座县城,抓了包括伪县长在内的俘虏。但是后来他们在雷神庙开会的时候,被日本鬼子的侦察机发现,然后上百名日军包围住了雷神庙,

战斗就这样打响了。七八个小时的战斗,他们击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最后成功突围了,但是理琪同志壮烈牺牲,部队的损失非常巨大。

年轻的抗日队伍经历了这次战斗变得更加成熟,变得更加坚强,而我们的姑姥姥也由于经历了这次战斗更加忘我地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她的名字叫黄在,存在的“在”。我翻阅相关史料,发现她的名字变成了“寨”字。我反复和亲人们核实,这个双枪姑姥姥的确就是我的黄在姑姥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她领着我那时还是小姑娘的岳母参加了八路军,甚至把岳母一家人都领进了革命的队伍,有的当交通员,有的当宣传员。黄在姑姥姥是我们家的恩人,也是岳母的革命领路人。

查看资料我才知道,当时战斗过程之激烈也被一块实物所印证。这是一块不足一米的铁皮雨搭,原本是搭在房檐上的,上面居然有138个弹孔,可见当时的战斗是何等的激烈!138个弹孔,侵略者的子弹,充满着邪恶,充满着挑衅。它现在在历史博物馆里展示着,也昭示着不屈的革命先辈面对强大的敌人时,是如何挺起胸膛英勇战斗的。

雷神庙战斗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不是特别有名,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它却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和内涵,被守护和传承着。手持双枪的黄在姑姥姥,她远去的背影也永远留在我和亲人们的记忆中。

画作里有老兵的坚守

刘红

“我是画家,更是一个兵。”这几天,我的脑海里时不时会响起军旅画家陈其先生洪亮的声音。前不久,陈其先生病逝于南京,享年95岁。陈其从战争年代走来,在军事美术创作领域成绩卓著。他在画布上塑造的很多艺术形象成为时代经典,其笔墨精神及人格力量也激励着后来者。

陈其先生1927年生于江苏盐城南洋岸镇。他3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哥哥惨死在日军的轰炸中,家里的房屋被炸毁。1941年7月,新四军收留了到处流浪的他。据陈其先生回忆,当时少年儿童抗日文艺宣传团新安旅行团在“皖南事变”后,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这些与他年龄相仿的团员,每天热火朝天地写标语、绘墙画,排演街头歌舞剧,教唱抗日歌曲等,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经过一番努力,1942年10月,陈其来到“新旅”驻地单家港,成了“新旅”的正式一员。

1943年,陈其入党后调入盐东县文工团。在排练新编淮剧《照减不误》这出戏时,一时找不到饰演地主的女演员,团领导选中了陈其,要他扮演。陈其心中极不乐意。团长田平的一句问话——“你是共产党员吗?”让他顿时明白:“干革命不能挑挑拣拣。共产党人更是要冲锋在前。”他细心琢磨角色,通过人物的心理、神情、动作,竟把地主婆“二奶奶”这个人物演得活灵活现。陈其的名字也在盐东地区传开。

1945年,陈其调到新四军军部文工团。他曾参加过解放淮南、淮安的攻坚战、宿北战役、莱芜战役和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他们在主力部队出征时击鼓助战,向战士献花,演唱以鼓舞战士斗志;战斗结束后,高唱《祝捷歌》,自编自演节目赞颂战斗英雄,还向俘虏做转变思想的工作……

1949年,他担任第三野战军专业美术队三组组长,随部队转战中原。每到一地,陈其与战友一起写宣传标语、画墙画,还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传唱《淮海战役组歌》……这些宣传方式,为前线战士奋勇杀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长期从事战地文艺工作的历练,让陈其成长为一名能文能武的革命战士。

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陈其越发强烈地想用绘画艺术的方式记录战争进程,铭记、讴歌那些牺牲的战友。他苦练绘画基本功,有空就给战士们画速写、素描。他的绘画线条逐渐变得沉稳、均匀、有力,人物形象和神态也刻画得惟妙惟肖。1950年,他被保送到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学习,翌年转入北京中央

美术学院专修美术班学习。扎实的专业学习使他在绘画表现技巧上有了很大的提升,让他矢志军事美术创作的选择更加坚定。毕业后,他回到原南京军区《华东战士》杂志社,担任美术编辑,1955年任原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美术摄影部主任。这期间,他创作了油画《海上遭遇》《卫岗战斗》(合作)、版画《雨夜巡逻》《回马枪》(与赵光涛合作)等作品。

陈其先生当了一辈子兵,主要画的也是兵,如《老兵新传》《我为祖国守边疆》《边疆战士》《快乐的牧羊小战士》《整装待发》等作品。他曾经说过:“人,不能做违心的事,绘画也一样。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他长期坚持深入生活、深入基层,在高原、戈壁、海岛等连队哨所,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站岗,画了大量素描肖像和连队丰富多彩的生活速写,还紧密配合部队实战化军事训练创作了《苦练百米硬功》多幅组画。这些宣传画作品被大量印刷后在部队营区张贴,为强化战斗精神、激励战士苦练过硬本领提供了支持。

陈其先生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和灵感。油画《回岛》是他1963年两次到海岛体验生活的收获。他说:“画家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在人来人往的海岛轮渡码头候船室里,他看到一些摄影队的战士,旅行包装着家乡各种树苗、菜籽、瓜种。有趣的是,其中有一位战士还背着十几只惹人喜爱的小鸭子。他的心一动,不禁为战士这种爱岛建岛、长期守岛的精神所感动。《回岛》简洁率直,色彩明快,画面和谐稳重,人物刻画得鲜活生动。他巧妙地运用光影和色彩的对比,通过晚霞辉映战士青春的笑脸。写刻划晚景了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诗意的想象空间。作品鲜明地表现了守卫东海前哨的战士们热爱学习、改造荒岛、守卫祖国海疆的坚定信念与决心。

陈其先生的创作饱含浓郁的时代气息,充盈着一种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力量。他用丰富的造型语言描绘宏大历史事件,镌刻革命精神。《淮海大战》共画了两次,虽然角度不同,但场面宏大,气势磅礴。特别是1977年他与赵光涛、陈坚、魏楚予合作,获首届解放军文艺奖的这幅作品,并非是简单的历史情节再现,而是将纪实与艺术相结合,真实塑造了奋勇冲锋、视死如归的战士形象。厚重雄浑的笔触营造出作品排山倒海的气势,具有雄浑壮丽的史诗品质,展现了我军战略决战的壮丽场景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油画《战地黄花》和《英雄赞》,这两幅作品格调高昂,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画家选取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节,表现了战争年代文艺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鼓舞官兵士气的故事,凸显出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此外,还有《南京解放》(与陈坚、赵光涛合作)、《碾庄歼歼灭战》(与陈坚、张正

刚、姚尔畅合作)、《血战益林镇》《解放济南》(与陈晓鸥合作)、《决战》(合作)、大型半景画《天京保卫战》(合作)等,这些作品从战争大场面中体现时代精神,铺展开雄奇壮阔的历史画卷。《朱总司令的喜悦》《望长城》《陈云》(合作)、《驰骋江淮》《密林深处》《梅岭春雨》(与陈坚合作)等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人民军队领导者在艰苦岁月中果敢坚毅、叱咤风云的革命形象。

“部队美术需要一代代传承,必须培养人才,形成接力。”陈其紧密结合部队生活和实际,在创作实践中逐步为所在单位培养了一支油画、国画、版画等艺术骨干队伍,初步形成承前启后的军队美术创作梯队结构。

笔者认识陈其先生十几年了,但真正密切交往是在2016年参与编撰《中国人民解放军美术史》之后。陈其先生听说此事,十分兴奋,积极为我提供各种资料。有一段时间,因为资料缺乏,我的写作陷入瓶颈,在一次通话中情绪不免低落。他敏锐地感觉到了,鼓励我:“小刘同志,你知道这本书对我军美术有多大意义吗?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当年,多少美术工作者倒在敌人的炮台中,我们要记住历史,记住他们啊。我用革命精神绘画,你也是,好不好?”我连连称是。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电话询问书稿进度,想起什么资料,马上给我推荐。

在我看来,他是一位谦恭随和的长者,是一位善良慈爱的师者,是一位有思想有担当的艺术家。他身上所透出的那股军人气息,那种不加掩饰的真性情,感染、温暖了我。

2019年,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为反映新四军在盐城艰苦卓绝的战斗足迹,他开始画《重整旗鼓抗战必胜》这幅大型油画,但毕竟年龄大了,画得很慢。我连连祝贺。他朗声笑道:“老头儿也要与时俱进啊!”是啊,与时代相契,他始终坚持知行合一。

如今,陈其先生已经远去。曾经与陈其先生有过交往的人们谈起他,都满怀敬佩和感念。他给人的印象总是亲切而又充满激情的。他曾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这一辈子有一点比较欣慰,我是一个兵,这颗心始终一个样儿。”这就是他的人生态度,与他对待艺术的态度是一致的。无论遭遇何种挫折和困苦,他始终是严肃认真和充满感恩。正是这种始终不渝的坚持和坚守,成就了他的艺术人生。夜晚,我翻看着他赠送的书籍,心头升起温暖、记忆与怀念。怀念陈其先生留下的经典作品,还有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以及积极乐观的人格魅力,更重要的是他身上那种对祖国、对军队、对人民的赤子之情。这种精神与艺术才情,镌刻在中国军事美术的艺术长廊,与一代代经典作品共同汇合成黄钟大吕般的和鸣。